

壮美画卷中的人民情怀

■周惠斌

艺境

新中国成立以来,一代又一代美术工作者将人民作为描绘对象和接受主体,坚持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,以现实主义精神观照时代,以浪漫主义情怀聚焦主题,运用丰富的艺术语言,怀抱炽热的思想感情,创作了众多人民性和艺术性相融合、观赏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的精品佳作。这些为时代放歌、为人民抒怀的壮美画卷,彰显了美术工作者的文化担当和历史责任感。

国画《人民和总理》——心心相印、命运与共的深情

1966年3月8日,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,道路断裂,河堤溃决,房屋坍塌,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遭遇重大威胁。周恩来总理心系人民,冒着余震,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了解灾情、慰问受灾群众。他挥动手臂向群众高呼:“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,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,慰问大家……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。团结就是力量!老年人家里没有人,我们要照顾他们;娃娃没有人带,我们要帮着带。”周总理的讲话,极大地鼓舞了灾区群众战胜灾害的信心。

1979年,河北籍画家周思聪根据周总理三赴邢台指挥救灾工作的感人事迹,倾情创作了国画《人民和总理》(纵151厘米、横217厘米,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)。周思聪是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,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,师从李可染、蒋兆和、叶浅予等名家,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。画家吴冠中评价她:“是个真正的艺术家,她的艺术和人在中国都是一流的。”

为了创作好《人民和总理》这幅作品,周思聪在1978年专门赴邢台收集素材,采访当地老乡,积累了大量速写。她在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,怀着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爱戴,以总理与灾区人民心心相印、命运与共的情感为主线,艺术再现了总理离开灾区、老百姓拥向总理那一刻肃穆而又动人的场景。



《人民和总理》的人物像塑造中,总理与群众融为一体,他身穿中山装,面容清瘦,神情凝重地搀扶着一头白发、老妇人双臂,倾听、抚慰、关怀,眼神中充满关切和不舍。画面聚集起许多乡亲,有年迈的老人、怀抱婴儿的妇女、青壮年和儿童。他们望着总理,一起在聆听他的话语。

整幅作品结构严谨,虚实相生,人物生动,水墨淋漓。画家运用倒金字塔式的三角形构图和强烈的虚实对比,将观众的视线和注意力,集中在画面左侧总理和老妇人交谈的情节上(位于画面黄金分割位置),右侧大面积地表现灾区群众簇拥在一起,面向总理;同时,将左下前景的防震棚和房屋倒塌的断壁残垣,处理为三角形留白,后景人物造型以单线白描手法进行虚化,不仅使画面显得充实丰盈又毫无拥塞之感,而且突出了主体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作品的深刻主题,充分展示出画家的整体把控能力。画面右上方,直接引用了当年一位老乡的话语,题写着:“俺们舍不得总理走。他说‘重建家园后,再来看你们’。如今灾区变成了新村,俺们大伙等啊盼啊,就盼着那一天……”这些内容从人文高度表达了灾区人民的心声,赋予作品质朴感人的人道主义情怀。

《人民和总理》情感真挚,人物形象真实细腻,神情刻画惟妙惟肖,用墨浓淡相宜,枯润相济,白描勾线、皴擦泼墨,酣畅淋漓,写实造型和传统笔墨技法水乳交融,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。作品问世后感动了无数观众,受到美术界广泛关注。在1979年第五届全国美展中,这幅作品获得了中国画



金奖,被誉为新时期现实主义绘画的里程碑式作品。

油画《地道战》——全民抗战的艺术缩影

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,英勇智慧的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因地制宜,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战斗方式——地道战。关于地道战,聂荣臻元帅曾经自豪地指出:“神出鬼没,出奇制胜的地道战,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,开展游击战争,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。”“地道战”一词,因此淬炼为中华儿女勤力同心、以弱胜强的精神象征和共同记忆。

1951年,著名画家罗工柳根据冀中

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,凭借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设计了多幅草稿,最后在当年参加过地道战的民兵指导下,又对作品进行了反复修改。因此,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表示,美术创作如果不真正深入生活,是不可能画出站得住脚、充满历史瞬间真实感的作品,“是老百姓教了我才画出了《地道战》”。

油画《地道战》没有刻意渲染、表现战争的残酷,而是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样式,塑造了八个人物准备战斗的瞬间动态,精彩演绎了一出故事情节生动、人物形象鲜明的经典“舞台剧”。画家将整个画面的场景设置在狭小、晦暗的空间——一间普通的牲口棚内,运用虚实、明暗等艺术手段,通过人物向上、向外的体动态和视觉方向,拓展了画面的有限空间。画面中心,借鉴舞台上“中间亮,四周暗”的追光手法,突出手持驳壳枪站立的女指挥员英姿飒爽的形象。她身旁的女民兵从地道内探出身体,神情专注。画面左上角,登梯上屋顶又回身观望的青年男子,与下面仰头向上递送手榴弹的民兵,形成上下互动。画面最右方,一位青年男子正手持步枪通过瞭望孔观察外界敌情,警觉而干练;除递手榴弹的人物外,其他人物的目光、视线一致朝向画面右方,生动展现出静谧环境下紧张严峻的战斗氛围。

整幅作品用色深沉,却又呈现出柔和的暖色调,天窗投射的光线以及女子身着的红衣,洋溢着温暖的感觉,渲染出光明和必胜的意志。画家在写实中求神韵,在有限中寻无限,将西方油画的写实同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写意巧妙融合,完美地凸显了具有时代特点和个人色彩的艺术风格,奠定了作品在中国当代油画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油画《地道战》以小见大,通过场景叙事、抒情咏叹的视觉再现,不仅还原了生动、典型的历史真实,而且表达了人们内心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感。它的成功创作启示我们:画家必须深入生活,反映时代,对表现题材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;艺术作品源于生活,艺术工作者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始终和人民保持深厚、密切的联系。

工笔画《为了人民》——白衣执甲的精神风采

2020年初,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,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紧急驰援湖北。其中,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闻令而



动、勇挑重担、敢打硬仗,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不惧困难、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。

在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殊死较量中,军队美术工作者也纷纷用画笔记录了医务工作者白衣逆行、为国执甲的英雄壮举,以及生命至上、举国同心、舍生忘死、尊重科学、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。郭海荣、范向辉、于理、王亚非、李玉旺5位画家,围绕军队医疗队支援湖北、奔赴武汉抗击疫情这一重大题材,发掘主题、收集素材、反复研讨,用心感受抗击疫情一线医疗队员们的工作、生活状态,将所思所想倾注笔端,历时半年,数易其稿,创作完成了工笔画《为了人民》(纵250厘米、横450厘米,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),深情表达了对战斗在抗疫一线官兵的崇高敬意,彰显出美术工作者的情怀信仰和责任担当。

《为了人民》采用源于生活的抗疫事迹,选取出征、抗疫、凯旋等片段,组织构架画面的具体情节,通过闻令即援、旗帜飘扬、抢救患者、研讨病情、治愈出院、依依道别等内容,以电影“蒙太奇”的表现手法,将多个镜头和不同场景巧妙组合在同一空间。在鲜红旗帜的引领下,描绘了军队医疗队队员匆忙的脚步、坚定的神情、紧张救治、庄重的军礼,工笔重彩地再现了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逆行出征、抗击疫情的感人形象和情系人民、胸怀大爱的英雄品质。

在疫情最严峻、最紧张的时刻,画作《为了人民》的创作团队以人民军队来自人民、根植人民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导向,生动讲述了军队医务工作者视疫情为命令,以生命赴使命,支援地方抗疫的感人故事,为当代军人画像、立传,为中国梦、强军梦熔铸精神力量。

《为了人民》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生动注脚。2020年9月23日,央视一套在播出抗疫特别节目《致敬!时代楷模抗疫英雄》时,这幅作品被作为背景画面亮相荧屏。同年12月,该作品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2021年6月,《为了人民》在《解放军报》“第九届长征文艺奖”评选中,荣获美术类作品奖,其恢宏壮阔、荡气回肠的叙事表达、艺术表现和精神提炼,感动了众多观众。

图①:《人民和总理》(国画)周思聪 中国美术馆收藏

图②:《地道战》(油画)罗工柳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

图③:《为了人民》(工笔画)郭海荣、范向辉、于理、王亚非、李玉旺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

我的周末时光

“一个人的闲暇时光里,藏着他的未来。”

望着面前厚厚的文章剪贴本,回想自己在书香中,伴随跳动的文字度过的一个个充实而又快乐的周末,我对这句话更加深信不疑。

3年前,我从军医大学毕业,分配到闽北山区的一所部队医院工作。离开了熟悉的校园,面对陌生的环境和还不熟悉的战友,我一时有些不习惯。工作日还好说,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结束一天紧张的工作,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可每到周末,烦恼就随之而来,经常是“灵魂三问”:去哪里?干什么?怎么过?

一个周末的上午,在南北纵横不过5公里的县城逛了一圈后,百无聊赖的我准备到办公室给同学打电话,恰巧碰到副主任正在办公桌前奋笔疾书。看到我,他亲切地问:“婧瑞,来加班吗?”我有点不好意思,实话实说自己是来打电话的。

打完电话,我走进了副主任的办公室,好奇地问:“您在写什么呢?”他放下手中的笔,笑着说:“写点自己的感悟,周末写写东西,看看书,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。”顿了顿,他问我:“你周末都干什么呢?”

我脸一红,说道:“这是我每个周末最头疼的事。”

他笑着说:“年轻人周末玩玩手机,打个游戏,都是可以理解的,但不要沉迷其中。不是有一句话么,一个人的闲暇时光里,藏着他的未来。”

看我若有所思,他又说道:“你要是觉得周末无聊,不妨也看看书、练练笔,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成为习惯,相信你会有一样的收获。”

副主任是个老兵,也是医院公认的“老黄牛”“笔杆子”,他的成长经历就像一块磁铁那样吸引着我。那天上午,他给我看了他积累的厚厚几大本剪贴本,向我讲述了他利用业余时间搞新闻报道、读书学习的经历和收获。捧读着那些文章,品味着他朴实而富有哲理的话,仿佛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。

在文字飘香的时光里

第九〇七医院政治工作处干事 唐婧瑞

从那以后,周末我常会到办公室,泡上一杯清茶,写上几段文字:或感悟军旅,或思考工作,或总结经验……在以书为伴、文字飘香的时光里,我感受到充实和快乐,也收获到惊喜和美好。我的几篇文章先后在《解放军报》等军内外媒体上发表,有的工作思考还被内部刊物转发,受到首长和战友的点赞,我也拥有了自己的“剪贴本”。更令我高兴的是,因为读书和写作带来的学习积淀,毕业第一年,我就在上级组织的政治教员授课比武中获得第一名,当年荣立三等功。

现在,我已经习惯了在周末捧读一本好书,写下几段文字。那些沉浸在墨香中的周末时光,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丰富,也让我时时感受到奋发向上的力量。

情暖军营 文润兵心

■谷永教 孙亚军

活力军营

“爸爸快看,这串葡萄大,帮我摘下来!”硕果累累的葡萄藤下,一级上士贺占勇和女儿贺兰迪欢乐采摘忙个不停,贺占勇的家属端着一篮刚摘的葡萄跟在父女身后,脸上洋溢着笑容。在他们身边,还有10多个军人家庭,也正沉浸在幸福欢聚中。

某工程兵大队勤务保障队指导员王克斌介绍说:“大队调整组建虽然时间不长,但重大保障任务繁重,加之驻地偏远、交通不便,很多官兵只能通过电话、视频慰藉家人的思念之情。”为了缓解工作任务和两地分居给官兵及家属带来的压力,该大队指导营连续两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暖心惠兵活动。

曾被国防部授予“劈山开路先锋连”荣誉称号的某中队勤务保障队率先行动,组织的军嫂进军营特色活动有声有色,在官兵和家属之间架起了一座座连心桥。

“还记得去年我和其他3位军嫂第一次参加进军营活动,那时我爱人卢兴亭因为执行任务已近一年没回家,见面那一刻我的眼泪就下来了。当时连队组织了丰盛的会餐,战士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。今年,连队为我们拍摄了家庭写真,让我们军属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。”一级上士卢兴亭的家属陈凤菊动情地说。

活动期间,他们还依托连队“沃然书院”“先锋VR学习室”等文化场馆,“炽爱园”“浓情园”等特色文化景观,组织“家庭阅读季”“亲子科技课”等文化活动。文化浸润与亲情滋养,让军属与部队紧密凝聚在一起。

象随心生

——谈谈诗歌中的“心象”

■卢辉

文化博览

“心象”,是指当一个事物还没有出现在面前时,人们脑海里就存在的一种形象。它是心灵的创作活动转化为外在形象的结果。如诗句“坐来怀旧迹,万里一飘蓬”“竹影扫阶尘不动,月穿潭底水无痕”中的“怀旧迹”“一飘蓬”“尘不动”“水无痕”,就像是一幅幅飘逸灵动的“心象”。

可以说,“心象”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。画家齐白石曾言作画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,这种认识也可以作为对“心象”的体悟。

“心象”的背后总是有一个“我”在:我的真情、我的感觉、我的心态、我的观念。如杜甫的诗句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若把“花溅泪”“鸟惊心”仅当作是“感时”与“恨别”的缘由,即花落使人感伤,鸟飞使人惊心,这种物与心的因果关系只能说明作者是触景生情。事实上,杜甫在创作《春望》之前,因离乱而心焦、因时弊而积虑的情感状态早已叠加成“感时”“恨别”的“心象”。全诗不单局限于触景生情,而且在艺术架构上独辟蹊径,将“感时”与“恨别”这个心理动态幻化成“花溅泪”“鸟惊心”的心理情状。这时,仿佛是“感时”使“花溅泪”,“恨别”使“鸟惊心”,这种以“心象”

为主导的物我关系,加深了杜甫诗中的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情感特色。

“心象”的灵动性促成物我关系的能动转化,即以“物化我”转为“我以物”。比如,唐代韦应物的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。乍一看,好像只是一幅“春潮图”。然而,当“横”成为“春潮”的见证,“野渡无人”与“舟自横”构成奇妙的关联,野渡的神秘荒凉感就烘托出来了;又如当代诗人的“疲困之后,一点尘埃逐渐落下。”在这里,触动读者内心的不是尘埃落定,而是“疲困”的心象“撩开”了一缕尘埃的秘密,仿佛一位须发飘飘的老者叹人生之须臾。

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创造了一系列美学鉴赏概念,比如神思、隐秀等,讲的就是“心象”所得,被世人一直沿用;南朝钟嵘的《诗品》对当时诗歌存在的堆砌典故等问题提出尖锐批评,提倡诗歌的“自然直寻之美”,其关键是“心象”所致;自然所得;唐朝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中,诸如含蓄、清奇、雄浑、冲淡、旷达、精神、高古、飘逸等更是集诗歌于一体,杜甫在创作《春望》之前,因离乱而心焦、因时弊而积虑的情感状态早已叠加成“感时”“恨别”的“心象”。全诗不单局限于触景生情,而且在艺术架构上独辟蹊径,将“感时”与“恨别”这个心理动态幻化成“花溅泪”“鸟惊心”的心理情状。这时,仿佛是“感时”使“花溅泪”,“恨别”使“鸟惊心”,这种以“心象”